

楔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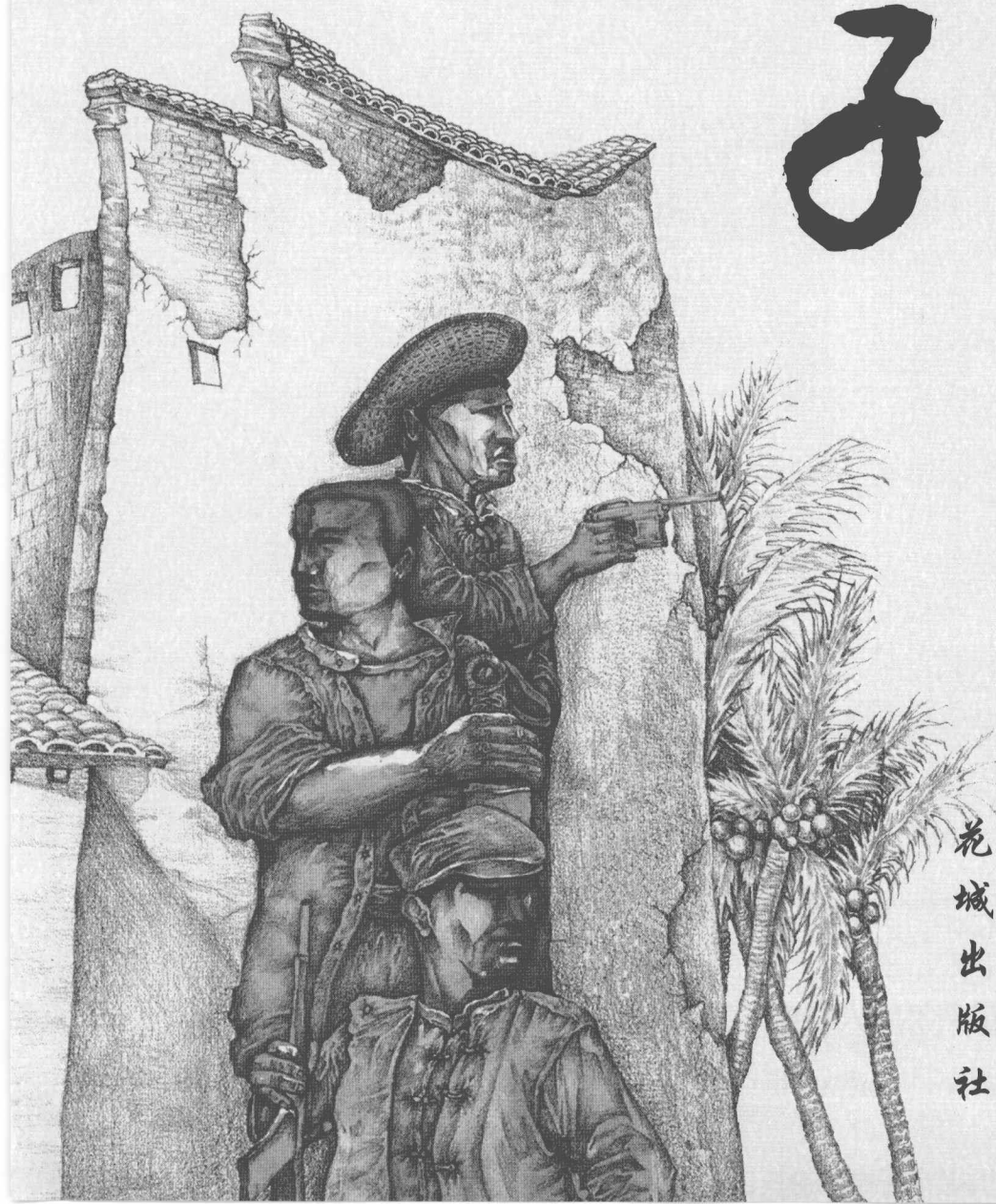
黄明海◎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楔子

黄明海◎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楔子 / 黄明海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7-5360-5846-0

I. 楔… II. 黄…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1594 号

责任编辑: 温文认

技术编辑: 易 平

封面设计: 林绵华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6.5 2 插页

字 数 180,000 字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3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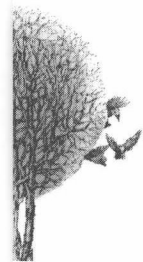
王学萍

《楔子》是黎族作家黄明海的第三部长篇小说。自2005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出版，至今仅有短短的四年，足见其创作的勤奋与才华的彰显。

黄明海的创作成绩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收获，更是黎族文学发展史中不可多得的一种贡献。

世居于海南岛的黎族历史悠久，文化传统源远流长，民间文学蕴藏丰富、绚丽多彩。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黎族书面文学的发展相对缓慢。在很长的时间里，黎族文学都还一直停留在口头创作和口头传播阶段——民间文学是黎族唯一的文学。这种情形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才开始得到初步改观。自此，黎族文学才实现了从单纯的口头创作向书面创作跨越的历史性转变，黎族文学史上首次出现了“作家文学”的概念。

30多年来，黎族作家文学的发展取得了不少突破性的成就，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一批长篇小说的陆续出版面世：2002年，第一代黎族作家龙敏首开黎族文学史上长篇小说创作先河，出版了洋洋50万字的《黎山魂》；继而，亚根于2004年出版《婀娜多姿》、2006年出版《老铤·狗·女人》；黄明海于2005年出版《你爱过吗》、2008年出版《色相无相》，现今



楔子 xiēzi

《楔子》又正式出版。这些长篇小说作品数量虽然不多，但内容题材却各具特色。《黎山魂》写清朝末年海南乐东地区黎族人民与官府抗争的故事，对黎族社会历史和生存状态作出了全景式的反映，内容沉实而厚重；《婀娜多姿》写民国时期黎族人民抗击外辱的反抗斗争，故事可歌可泣；《老铤·狗·女人》写上世纪70年代“文革”期间政治风暴的冲击在黎乡引起的动荡，叙述牵动人心；而《你爱过吗》、《色相无相》写的是当下的社会生活世相和普通人的情感欲望，描写细致入微，真实感人；新作《楔子》则将视角转向了对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的历史回顾，情节跌宕起伏，内容悲壮激烈。这批长篇小说的问世，在黎族文学发展史上无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显示出黎族作家文学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从这层意义上说，作为黎族为数不多的重要作家之一，黄明海的创作是具有开拓性的。

黄明海出身于海南省陵水县的一个普通农家，以往困顿的乡村生活磨砺了他的意志，秀美的祖地的山水滋养了他的灵性。他在民间传统文化的浸润中长大，自小热爱文学，上大学时却未能顺利就读于梦寐以求的中文专业，大学毕业后的20余年里，也始终从事着与文学无关的党政管理工作。然而，儿时的那个文学之梦始终难以去怀，与之紧密相连的是积淀于心的一种为自己民族的振兴而奋发的憧憬。在年过不惑之后，他终于按捺不住蛰伏已久的创作激情，真实地进入到他守望已久的文学梦乡。长期的生活积累，细腻善感的艺术禀赋，责任驱动下的深沉思考，

使他初涉文坛便不同凡响，奉献给读者的第一个作品竟是长篇小说，且一发而不可收。这就使他在较高的起点上实现了自我的超越，并跻身于黎族长篇小说创作的开创者的行列。

黄明海是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楔子》是他为纪念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倾情而为的一部辛勤之作。他认为，一个作家“除了保持创作热情，还要讲求社会良知。……应当了解历史、贴近生活、融入社会，自觉地、有独创性地使自己的文学作品同社会历史、时代发展、民族命运有机地结合起来，努力选取独特的题材，以独特的见解，采取独特的视角和叙述方式，充分地反映伟大时代以及伟大时代中非凡的人物和非凡的事件，使作品具有震撼力、感染力，从而引领人们弃恶从善，净化心灵，陶冶性情。”正是这种创作上的自觉追求，使他的作品内容显得深沉而厚重，艺术把握日臻成熟。我认为，《楔子》的新意至少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题材的新颖。黎族是个具有优良革命斗争传统的民族。为了摆脱历代统治阶级的奴役，求得民族生存的权利，黎族人民与汉族及其他民族一道，进行了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黎族人民积极参加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为海南岛的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黄明海的《楔子》，正是其中一个辉煌历史片段的真实写照。小说描写了 20 世纪 40 年代初期海南岛东南部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抗日、浴血奋斗的英勇事迹。男女主人公



楔子 XEZI

董光略、祝新是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代黎族青年，他们遵照党的指示组织抗日武装力量，建立根据地，展开游击战，不断重创敌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生动地展现了琼崖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历史画卷，表现了海南各族人民为琼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的卓越贡献，歌颂了他们在反侵略战争中所表现出的民族气节和牺牲精神。就题材而论，关于海南岛的抗战历史，不仅是之前的黎族作者未曾涉及的创作领域，而且也是包括汉族作家创作在内的整个海南文学都很少加以足够关注的领域。因此，《楔子》的题材价值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其次是艺术把握上的自我超越。黄明海是个有着自觉的艺术追求的作家，从《你爱过吗》到《色相无相》到新作《楔子》，他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艺术坐标，努力在更高的点线上实现自己创作的突破。他说：“在创作中，我总是把自己和读者摆在平等的位置，尝试以作者与读者互动的叙述模式，巧妙地利用悬念、留白等手法，激发读者的兴趣，调动读者的思考，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参与到作者的创作链之中。这种互动的创作模式，使自己在创作中既有感性的自由挥洒，又有理性的布局取舍。”黄明海这种艺术把握上的自觉努力，使《楔子》这部作品产生了较好的阅读效果。其间既有对敌浴血的搏杀，也有同志温情的相持；既有牺牲的悲壮，也有胜利的狂欢……内容波澜壮阔，回肠荡气；故事曲折迂回，扣人心弦。较好地体现了“先烈们为民族尊严、国家独立而英勇献身的精神，是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的思想根基”这一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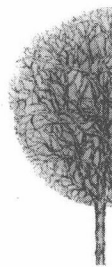
思想。

以上所言，仅是对黄明海《楔子》的一种观感。深度的评价，留待专业人士和广大读者进一步关注。

总之，黄明海的路还很长，我们期待他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

2009年10月

（序者系原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海南省委常委、海南省副省长、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现为海南省民族学会会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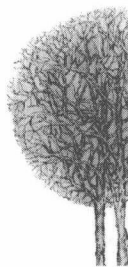
目录

第 一 章	〉 001
第 二 章	〉 005
第 三 章	〉 011
第 四 章	〉 017
第 五 章	〉 025
第 六 章	〉 032
第 七 章	〉 036
第 八 章	〉 045
第 九 章	〉 050
第 十 章	〉 057
第十一章	〉 062
第十二章	〉 067
第十三章	〉 073
第十四章	〉 077
第十五章	〉 083
第十六章	〉 088
第十七章	〉 095
第十八章	〉 103
第十九章	〉 111

楔子 xiēzi

第 二 十 章	〉 117
第二十一章	〉 124
第二十二章	〉 131
第二十三章	〉 136
第二十四章	〉 141
第二十五章	〉 147
第二十六章	〉 153
第二十七章	〉 158
第二十八章	〉 164
第二十九章	〉 171
第 三 十 章	〉 177
第三十一章	〉 186
第三十二章	〉 192
第三十三章	〉 201
第三十四章	〉 208
第三十五章	〉 215
第三十六章	〉 222
第三十七章	〉 232
第三十八章	〉 2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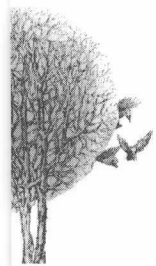
后 记	〉 251
-----	-------



第一章

董光略不小心跌了一跤，太重的一跤。他万没想到，身经百战的他竟然被一个不起眼的小石子绊倒，而且使自己的下肢几乎瘫痪。他躺了整整三个月，医生说要完全恢复，恐怕还需要三个月的疗程。现在，他像一头在角斗中败下阵来的老公狮，徒有蓬松夸张的鬃毛，再也不会给对手构成任何的威胁。关于这一点，董光略开始是意想不到的。七尺男儿，过去从没犯过大病的他，打死他也不相信平地也能把人绊成伤疾。他想不通。他当然想不通。眼下他的体内还藏着日本鬼子的三颗子弹，几十年来除了大腿上那颗逢阴雨天时隐隐作痛之外，其它的则与他井水不犯河水，似乎已形成了共生关系。前些年，他那当大官的儿子董松林接他上海口家里住了大半个月，目的就是想劝他上医院动手术，取出那些弹片，可他怎么也不肯去，一是心疼儿子的钱，说好好的取出来干什么，没必要花那冤枉钱；二是觉得留住那子弹光荣，还不会忘记国耻。

过去，村里人都知道董光略参加过革命，打过鬼子，因此都不直呼其名，而是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共产党。人们这么叫着时，他应答的最爽快，走起路来也格外精神。“共产党”，多形象多伟大啊！在岭仔、下河两村，乃至附近的十里八乡，二三十年代参加过革命的，除了他和祝新再找不到第三个来，而进过黄埔军校、留学日本的，就只有他董光略一个了。



董光略不是他的原名。他父亲没有多少文化，只给他起个乳名，他七岁进入私塾时，教书先生根据他父亲的意愿，照着董氏家族“进”字派，给他起名“董进福”。起初，没人觉得董进福这个名字有什么不妥，后来参加了地下党组织，领导说参加共产党光荣，而且希望他文韬武略，于是就建议他取名“董光略”。他答应了，也很满意。他甚至觉得，他的名字比起他的直接领导人广州地下党组织文明街交通站站长的还要响亮。站长叫杜小山，哪有“董光略”文雅而响亮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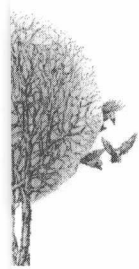
不过，解放初期，董光略复员回到农村后，突然有人叫起“共产党”这个绰号。起初因为担心他听了反感，没人敢明着来，只能背地里叫，直到后来有些调皮的小孩当他面叫开了，大家才放着胆子叫起来。董光略开始也觉得有点刺耳，像是在嘲弄他，可是慢慢的却听出味道来，不叫“共产党”，他反而觉得不舒服了。

董光略吃力地调整了一下身体，想打个盹，不料鼻梁上却飞来只苍蝇，舔吸着附在他鼻子上的秽物。董光略屏着气，斜乜着眼，紧盯苍蝇，然后“啪”地猛一回手，重重地打在鼻梁上。那机灵的苍蝇“嗡”地一声飞得无影无踪。“他娘的！人倒霉了连畜生也欺负。”董光略嘀咕着骂道。他过去不是这样打苍蝇的，凭他经验，苍蝇不挪动身体他是绝对不会下手的，这就如同打仗，活动着的敌人最容易消灭。而且只要他双手一挥，苍蝇必死无疑，从不失手。现在，因为他的左手活动不灵便，只能单手应对，加之气性大，怎能奏效呢？这下可好，他这么一拍，苍蝇打不着，反而把自己鼻子打出血来。董光略伸手一抹，见手心里沾满了血丝，藐

视地骂道：“血算什么东西？老子久经沙场，流过见过的血还少吗？他娘的！”

当然，董光略愠这闷气，不单是因为跌跤，主要还是由于曾跟他一起出生入死地战斗过的女战士祝新近日病逝了。1950年海南岛刚解放那阵子，由于要复员的军人太多，政府一时安置不过来，只好动员部分军人弃甲归田，以减轻国家的负担，在那种背景下，董光略作为营教导员，不得不率身垂范，复员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下河村，担任该村党支部书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不久，董光略因进过黄埔军校，还留学日本，被造反派组织——“红陵”当成“汉奸”、“特务”揪出去批斗、游村，还判了几年徒刑。“文革”结束后，他才重新获得自由，而为其奔走申冤的正是这个祝新。祝新是他的第二任妻子。本来，刘芳牺牲后董光略就没有了再婚的念头，可是，当他无意间看到祝新在日记中对他的思恋以及无私的爱情的表白时，他的心中重又涌起青春的波澜，他发现其实他也是爱她的。他俩是抗日胜利当天结婚的，1946年秋儿子董松林降生，董松林断奶后便交由董耀辉和韩氏抚养，一直到海南解放后，他才和哥哥刘懂一起回到父母身边。祝新把刘懂视为己出，疼爱有加。1966年“文革”爆发后，由于受到董光略的牵连，她被从陵保县委副书记的岗位上赶下台，下放到农场劳动，直到1979年春才得以平反，1982年她和董光略一起办了离休手续。离休后，她便跟在海口一中任教的大儿子刘懂一起生活。而董光略则过惯了农村生活，一直住在下河村，跟弟弟苏文成逍遥自在地安度着晚年。

董光略最后一次见到祝新是2000年9月海南人民纪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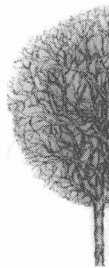
楔子 Xiezi

抗日战争胜利五十五周年大会上，他和祝新等抗日老战士被嘉奖授勋，而为他 and 祝新颁发勋章的便是时任副省长的儿子董松林。

祝新比董光略小两岁，身体一直很硬朗，九十岁刚过，怎么说走就走了呢？董光略对此一度耿耿于怀。好在祝新撰写的《海南岛陵保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纪实》一书上个月在祝新临死前已经出版发行，否则，不但祝新死不瞑目，他董光略也会扼腕叹息。

自从祝新的书出版以后，那本书就寸步不离地伴随在董光略的身边，就连睡觉也要塞到枕头底下，他觉得那样心里才踏实。他是个不惧怕死亡的人，也不相信自己会轻易地死去。但是自从祝新去世后，他突然沉默起来，似乎意识到已过九旬年纪的自己随时都有可能离开这个世界。他从未有过今天这样留恋这个刚步入新千年的世界，觉得自己多活一天就是贡献社会一天，因为多一个经过抗日的人活着，就多一个历史的见证人，日本妄想美化、篡改侵华历史的阴谋就不会得逞。

董光略已经不需要再细读祝新书中的内容，那些年抗战生涯的严酷图景，所有点点滴滴，桩桩件件，早已烙在了他的心头……



第二章

1940年初夏的夜晚。在海南岛东南部，五月份已是炎热的夏日。夜半时分，胡进忠躺在木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刚才他出门解手时看到一颗暗红的星星挂在天际，现在一闭上双眼，那颗星就老在他的眼前晃动，沉郁得令他发慌。“这是不祥之兆啊！”他心里这么想着。

“孩子他爸，你听一听！”躺在身边的胡卓氏摇了摇胡进忠。

“我还没入睡呢。”胡进忠扭了一下胳膊，有些烦燥，“听，听什么？不就几声狗叫吗？”

“哪是几声啊？好密呢！好像还夹有枪声！”

“对哟！”胡进忠竖起耳朵，“我刚才迷糊听到枪声，应该是高篱村那头传来的，会不会是火药枪呢？”

“你糊涂了？日本仔去年登岸以后，谁还敢放枪啊？”

“对哟！”胡进忠警觉地坐了起来，“我看还得去通知村民们避一避。”

“三更半夜的，加上情况不明，你怎么叫得动人呐？”

胡进忠干咳了一声：“我是甲长，万一日本人真的打过来……”

胡卓氏抢断胡进忠的话，说：“日本人一上岸，国民县政府就撤到白沙去了，谁还会理你这个小甲长？”

“那是另一码事。”胡进忠转向妻子，“前几天才发生‘红猫食日’，刚才我去解手时又看到西天有颗又大又红的星



星，你也知道，这天不吉利啊！”

夫妻俩正说着，房门突然“嘭嘭”地响了起来。胡进忠还没来得及下床，已经有人叫门了：

“姐姐，姐夫，快开门哪！”

“谁呀？”胡进忠想辨清门外的声音。

“是我，卓春。”

“是他舅舅。”胡卓氏低声地提醒丈夫。

胡进忠也听准了，大声应道：“等一下！”胡进忠摸黑下了床，从土地上拾起带着火星的椰衣绳，一边甩一边借着火光走向门口。

胡进忠刚拨开门闩，卓春就一头撞了进来，瘫坐在地上。幸亏胡进忠躲闪快了些，没被撞个满怀。

“怎么回事，啊？”胡进忠狮吼一般地叫道，“快起来，地上凉。”一边使劲地拽卓春的胳膊，想提他站起来。可是，卓春实在太沉，他又不助力，胡进忠扯了几下，索性放他一边，转头吩咐妻子说：“他妈，快点起灯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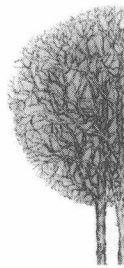
胡卓氏翻身坐起来，习惯地伸手摸了摸摆床边的四方桌的边沿。

“找不到火柴，你甩一下火绳。”胡卓氏说。

胡进忠甩着火绳走了过去，指指床头说：“你摸我的枕边看看。”

不一会，屋子里的灯亮了起来。这是一间用土坯作墙，盖着茅草的房子。胡进忠夫妇原来住在里屋，可因最近里屋漏雨，这才搬出正屋来。

卓春已经镇定多了，自个儿爬起来，用手弹了弹屁股上的灰尘，呆呆地站在门边。



胡卓氏坐在床沿边，关切地注视着自己的弟弟。一米八的个子，微驼，干瘦，马头脸，关公眉，蝙蝠眼，枕骨处还长着一块鸡蛋大小的瘤子。胡卓氏兄妹五个中只有卓春是男孩，他又是最小，父母本来指望他接掌香火，可是他老不长进，又长成这般模样，实在令人心酸。

胡进忠见到卓春站那姿势，觉得可气又可笑。他指了指摆床尾的一张长条凳说：“坐一下吧，是不是撞上鬼了？”

“唉……我真的撞到鬼了！”卓春有气无力地叹着气。

“啊——”胡卓氏听说有鬼，惊叫一声，把双脚重缩回到床板上。

胡进忠见妻子吓成那样，责备道：“神经。还不快把烟筒拿给他舅。”

胡卓氏不情愿地下了床，把靠在床头边墙上的水烟筒和放桌面上的烟袋递给自己的弟弟：“抽几口吧！”

胡进忠把手中的引火绳也递给了卓春。

卓春哆嗦着手打开烟袋，从中扯出一撮烟丝，捻成团，塞进烟筒咀里，伸嘴堵住烟筒口，点燃烟丝，大口地吸了几下，待烟丝完全燃烧后，用嘴轻轻地一吹气，烟筒里的水压将烟灰挤出烟筒外，深深地吸了一大口，然后吞云吐雾起来。

胡进忠本来是个急性子，看到卓春如此木偶般的动作，极其不耐烦。不过，面对眼下不明的情形，他只好压住怒气，没有吭声。而卓春刚才一路奔跑，加上受到惊吓，精神一直恍惚，这口烟下肚后，神魂才渐定了下来。

卓春放下水烟筒，哭丧着脸对胡进忠说：“全完了。高篱村被日本人洗劫了！”